海鷗季節

■前言

何復言

又是皎花的季節，一洋藍色的海水暖了之後，一天，海灘出現了許多北來的水鳥。其中有三隻，由於行動怪異，特別地刺著我的眼：一隻遨然翔於萬鳥之上的宵荅；一隻始終作著企圖飛起的努力姿態；另外有一隻却沒有了翅膀，祇是忙著和其他的異性海鷗「交道」。這三隻海鷗欲飛向何處呢？

自從流行小說大家瓊瑤女士六月底在聯合副刊上，稍稍吐露了她底「創作觀」之後，我讀了始終覺得身子十分不適，祇因爲她那「海鷗飛處」一書底產生，是由於在美國美麗的緬因湖上，見着了翱翔不已的海鷗，一時放心不下牠們的終身棲處所致。所以回到臺灣後，便寫下了一隻名爲「楊羽裳」的雌海鷗底飄泊，讓她遊戲人間，受盡可憐之後，再替她找了個歸宿——當然還是那訴不盡的情愛——然後關起稿紙，定名爲「海鷗飛處」。再由號稱「中國四大導演」（不管這四個導演是怎樣的排名）之一的李行先生執鏡，熱鬧非凡地搬上了銀幕，當然「李行＋瓊瑤＋甄珍＋『靈性』觀衆」的這條公式，其結果必然是「鴻圖大展，財源茂盛」的了。

一隻海鷗，牠愛飛哪就飛哪，尤其是在這樣的一個海鷗季節裏。我們且舉出幾隻蜚聲國際的名海鷗來說說

：一八九六年，契訶夫（Anton Chekov）這個過氣的劇作家就有一隻「海鷗」（戲劇），從一個男子在百無聊賴的情況下，打死了一隻海鷗，闡述人的理想、人的自由和幸福，就像海鷗一樣，常常便在旁人無所事事的心情下給扼殺了。有的還能逃出生天，有的因爲只是隻身體內充塞着稻草的標本海鷗，早已行屍走肉，失去「人間的條件」。另外，美國的李查・巴哈（Richard Bach）也有隻「天地一沙鷗」，他以自身的飛行知識，附會在擬人的岳納珊海鷗身上，讓牠具有人生的理想，崇高的社會意識，到最後羽化而登仙。至於瓊瑤的海鷗，因爲聞名遐邇，轟動全國，此處不提也罷。

我們由以上的比較，可以發見：一隻海鷗的飛向何在，倒不必十分在意，我所在意的，祇在這隻海鷗的「飛」處之上，看海鷗身後的這位「造物主」——作者——作怎樣底「飛」的安排，就這一點來說，前面那兩隻海鷗擺在這裏實在是有點委曲，因爲瓊瑤女士說：「許多人都說，文學作品是批評人生的，反映人生的，也許我的看法太膚淺，因爲，我認爲，小說的主要功用還是人們在休閒時用來調劑身心的！」（見六月二十九日聯合副刊瓊瑤「電影與我」——從電影「海鷗飛處」談起）。

我覺得，一個人儘可以說自己的看法是膚淺的，因爲中國人一向講究的是謙遜，但是不可以常發出錯誤的言論，來迷惘這樣多可愛的「靈性」讀者。那麼到底「文學」和「小說」的分野是在那裏呢？照瓊瑤女士的說法，「小說」是「在休閒時用來調劑身心的」，果其不然，那麼「紅樓夢」和「約翰克里斯多夫」，該是瓊瑤眼裏最完美的中外兩大「小說」形式，因爲有很多人是利用各種斷續的時間去讀完整部書的，（例如：晚間睡不着的幾個小時，中學生在喫便當的中午休憩時間、每天上下班的公共汽車上、病人躺在醫院裏休養期間之類的），同樣道理，各種武俠小說、偵探小說或「金禹」體小說，也都該是頗爲「完美」的小說形式，因爲這些所謂的「小說」都沒有去批評人生、反映人生的義務，而且它們的最主要功用也祇在人們休閒時用以調劑身心的，可是「紅樓夢」和「約翰克里斯多夫」似乎除了可以調劑身心之外，還具有某些意義，偏偏那就是「批評人生、反映人生」，否則也不會有那樣多的缺乏「靈性」的讀者樂於閱讀，樂於作各種探討，而且我有理由相

信，這些缺乏「靈性」的讀者並沒有多少人是以「讀書」爲職業的，更有理由相信，他們也是在工作之餘以此作爲調劑身心，作爲寄託的。

所以說，既然那些武俠小說、偵探小說或「金禹」體小說，都沒有義務去反映人生，自然也就沒有批評人生的權利。而且既然說瓊瑤女士首肯這些「小說」的存在條件，那麼我們實在可以將瓊瑤女士的「海鷗飛處」和那些「小說」並排在同一個案架上，它絕無一絲遜色之處。同樣道理，瓊瑤女士也沒有那個權利去說：「小說可以是藝術，但必須爲大衆所接受，否則曲高和寡是一件很悲哀的事。」她怎能在寫了那麼多的那種小說之後，要求讀者大家來接受她的這般存在條件呢？「畢竟『黃瓜』和『茄子』總要有個分別呀！」（邊疆說的）

我覺得：在「藝術」的這種節骨眼上，一身硬骨到底是要比迎送大衆來得受人尊重些。難怪最近的國際情勢這樣敗壞，舉個淺近的例子，日本的田中角榮就是很好的鑑鏡，大概皆因「利之所趨皆是理」的風氣所使然的罷。如果瓊瑤女士眞地那樣擔心「曲高和寡」是一件那樣悲哀的事，倒不如說瓊瑤女士所擔心的是生活的拮据困苦，那麼顏回那沒有靈性的儒子和他「淡泊之樂」的做法，她是根本無法去接受與想像的了。

不過，到底一個人需要的還是生活的態度與做人的條件，而不僅僅祇是一個愛的歸宿。如果現在的讀者不能接受沒有「靈性」的小說，那倒也是件無可奈何的事。眞理總是那麼一條崎嶇坎坷的路，有時還得做出重大的犧牲之後方能得到的，不是嗎？

■ 後語

這天，海灘上來了個持槍的獵者，千萬的水鳥聞風逃竄，祇剩得這三隻海鷗不去，獵者先一鎗打死了企圖飛翔的契訶夫海鷗，拾掛在腰間，再一把撩起了「羽裳」海鷗，（他想：「將這隻無翅的鳥，帶回家中把玩把玩，倒也是事。」）對於那隻遠在射程之外的岳納珊海鷗，祇有望鷗興嘆的份兒。於是獵者帶著「一石二鳥」的興奮，興沖沖地回去了。

衆海鷗復臨，聒噪如前，議論紛紛。